

# 重生

去年 7 月 18 號台中逢甲心齋橋餐廳氣爆，造成 3 死 13 傷，西安街在一瞬間變得滿目瘡痍，熊熊烈火奪走了 3 條人命，當時 19 歲的許菀芸從這場災難中死裡逃生，成為了倖存者，卻也身受重傷，如今三百多個日子過去了，她在網路平台「Dcard」上分享了這些日子以來的心路歷程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，在因緣際會下，成為了這篇專訪的主角。

# 起因。

當時鄰近逢甲大學的


心齋橋餐廳正在更換瓦斯

桶，不料卻意外導致氣體外洩，更換瓦斯的瓦斯行員工聞

到濃濃異味時，竟打開電風扇試圖「通風」，瀰漫在四周的


瓦斯碰上電器開關產生的瞬間火花，立即引發嚴重氣爆，

西安街頓時陷入火海。



在大火中二樓住戶、瓦斯行員工當場死亡，捨身救人的心齋橋老闆送醫後經搶救後不治，其中還有幾名財金系的同學、路人輕重傷。而現年 20 歲，就讀逢甲大學財金系三年級的許菀芸，在店門口首當其衝，全身 30% 燒燙傷，送往醫院後，開始展開她一連串漫長且艱辛的重生路程……。

讀完了她在 Dcard 上的文章，令人為之動容，無法想像她的身心竟然經歷了這些夢魘般的災難，此時的我心中只想做的是——想給她一個擁抱，一個充滿關懷且疼惜的擁抱，她的勇敢與堅強實在令人心疼不已。當天晚上我便透過財金系的朋友找到菀芸，並向她提出了採訪的要求，她也很爽快地馬上就答應了。



採訪當天，我們相約在麥當勞，當時我提早到二樓等菀芸，她也很準時的到了。

我遠遠地看位置上，看她從樓梯向我走來，態度從容，看見我便又給我一個微笑，那笑容其實和我們一般大學生並無異，甚至還多了一分自信，完全無法聯想到她就是約一年前氣爆的受害者。

當菀云坐到我對面時，向她簡單介紹了我自己，以及為什麼想要採訪她。我開口問她，「請妳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，西安街氣爆前妳在做什麼事？」她頓了下，便將當時發生的情況向我娓娓道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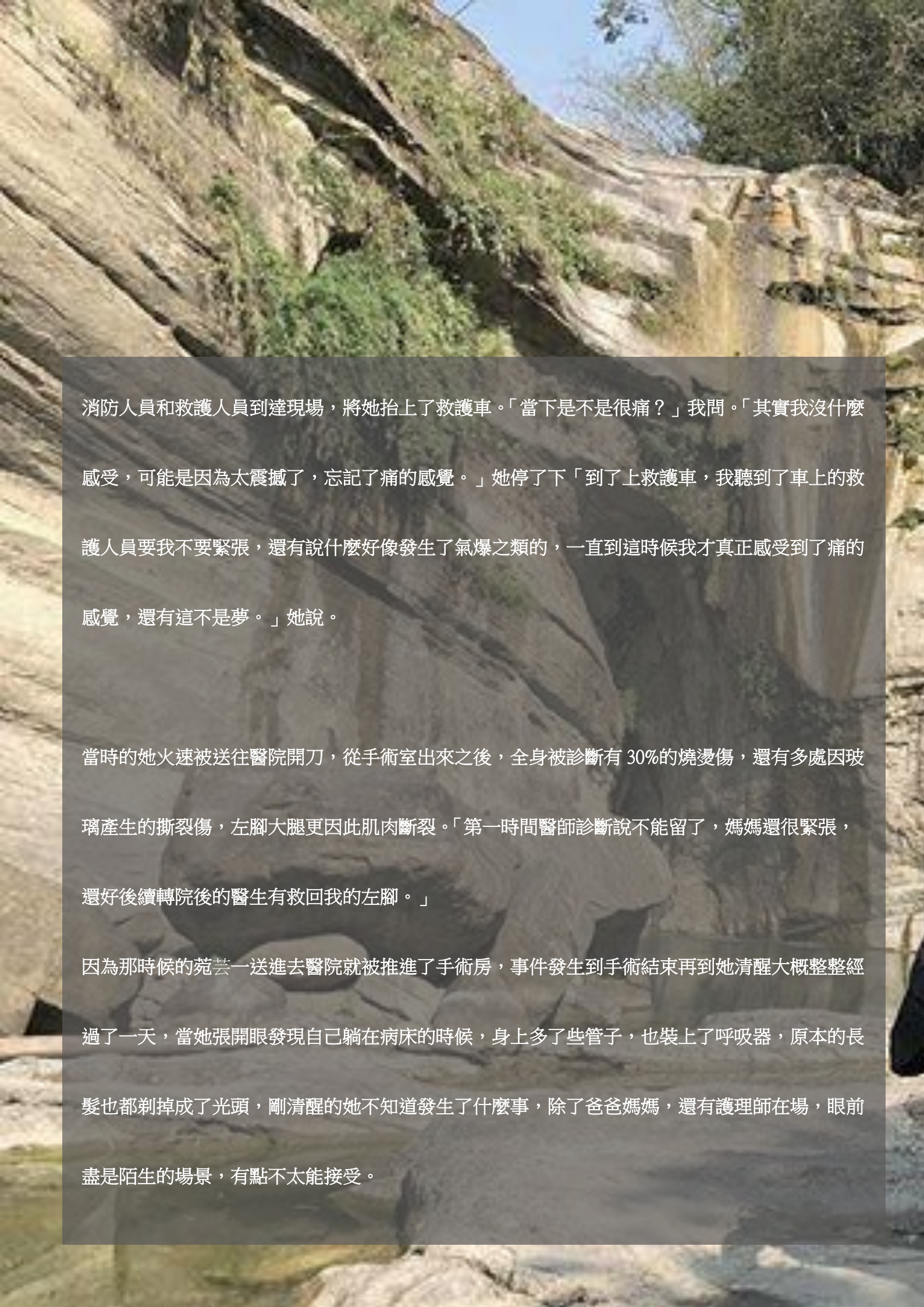
# 經過。

菀芸在去年暑假接了財金系的宿營總召，原本平日都會待在教室裡，但當天因為朋友中有人生日，大家準備去買蛋糕，所以教室裡面沒有人，因為覺得一個人留在教室會很無聊，所以她就也跟著朋友們外出。

「我在 711 買了一個義大利麵，我還記得那是我沒吃過的口味。」她說。菀芸記憶猶新地描述，因為有朋友想要吃霜淇淋，同行一群人便走到西安街外的全家，誰知道接踵而來的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恐怖氣爆。

買完霜淇淋後，一行人動身前往學校，菟芸說因為她平時走路本來就比較快，大部分的朋友都還在很後面，和她還有一段距離，走進西安街，兩旁滿滿違停的機車，她準備繞過一輛機車時，心齋橋爆炸了。

轟然一聲巨響，那都是一瞬間的事情，當下菟芸就昏過去了。大火吞噬了整間餐廳，火勢越燒越猛烈，「我沒辦法想像當時的火到底多大，後來我稍微靠自己的力量爬出來了，大概是因為太痛了。」後來有人發現了趴在地上的她，就馬上將她從起火地點移開，安置到了旁邊的漢堡店，她靠著一個女生，覺得這很不真實，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「我一直喊著媽媽的手機號碼，還有拜託她救我，可能是潛意識作祟，當時我也不太清楚那時是什麼情況」。



消防人員和救護人員到達現場，將她抬上了救護車。「當下是不是很痛？」我問。「其實我沒什麼感受，可能是因為太震撼了，忘記了痛的感覺。」她停了下「到了上救護車，我聽到了車上的救護人員要我不要緊張，還有說什麼好像發生了氣爆之類的，一直到這時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痛的感覺，還有這不是夢。」她說。

當時的她火速被送往醫院開刀，從手術室出來之後，全身被診斷有 30% 的燒燙傷，還有多處因玻璃產生的撕裂傷，左腳大腿更因此肌肉斷裂。「第一時間醫師診斷說不能留了，媽媽還很緊張，還好後續轉院後的醫生有救回我的左腳。」


因為那時候的苑芸一送進去醫院就被推進了手術房，事件發生到手術結束再到她清醒大概整整經過了一天，當她張開眼發現自己躺在病床的時候，身上多了些管子，也裝上了呼吸器，原本的長髮也都剃掉成了光頭，剛清醒的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除了爸爸媽媽，還有護理師在場，眼前盡是陌生的場景，有點不太能接受。



戴著呼吸器的她沒辦法說話，當護士告訴她說可以拔呼吸器時，她高興極了，剛開始不太習慣，因為終於能夠說話了，雖然聲音有一點發不出來。而這時也可以吃東西了，不用再吃流質食物了，手機也可以帶進去病房裡了。

加護病房的作息時間很規律，一天的開始就是早起吃早餐，吃完早餐之後中間有一段空檔，「大概早上六七點就要起床準備吃早餐，那麼早吃是希望可以先消化，不然怕待會換藥的時候痛到吐出來。」苑芸解釋完之後之後又說「在等待換藥空檔，我幾乎都在哭，因為我很害怕，換藥的時候實在太痛了。」她說換藥時真的很可怕，護理師們要把傷口上的髒東西清乾淨，對她來說真的是惡夢。





和八仙塵暴受害者比較不一樣的是，塵暴造成的傷口幾乎沒有什麼外物侵入，比較多的是大面積的燒燙傷，而這次氣爆因為是在店家內，大量的玻璃碎穴噴濺到菀芸的身上，治療的過程變得更加艱辛，清創手術和換藥讓她的痛苦加倍。


換完藥後會有探視的時間，而加護病房每次探視只有短短 30 分鐘，一天只有兩次，那是她每天最期待的時間，媽媽偶爾會準備一些便當、她想吃的、想喝的飲料給她，其他時間就是復健和待在病房裡滑手機，「在病房裡真的很無聊，因為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躺在病床上滑手機和追劇，偶爾小夜班的護理師比較有空的時候才會陪我聊聊天，不然每天都很厭世。」

菀芸說之後開始會做一些復健，就是很基本的握拳、出力，怕躺在病床太久忘記以前是怎麼動的，「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坐在床邊，血液循環變得跟以前不太一樣。」「因為長久以來都躺在病床上，所以把腳放下來的時候挺痛的，甚至還有一次腳就流血了，整個病床下都是我的血。」



後來，做完植皮手術之後，終於能夠轉出住了快兩個月加護病房。

回到一般病房後，心情變好了，感覺好像離回歸正常生活更近了，在循序漸進的治療下，把腳上的釘子拆下，她開始可以練習站了，可是因為太久沒有站立，站起來沒幾秒就不行了，但肢體復健的微幅進步，都是她的一大步。

A person is sitting on a green lawn with scattered white flowers. They are wearing a dark, patterned long-sleeved shirt, light-colored pants, and a dark cap. They are holding a silver cane with a circular handle. The background is a dense field of green grass and white flowers.

後來在普通病房住大概十天左右就出院了，剛出院的她堅持要回去上學，雖然沒辦法站，「我就是一個坐不住的人。」她說。剛回到學校因為行動不便，所以同學們會主動的幫她推輪椅，不過不久後他便能靠自己行走，不用每天坐著輪椅上學。就像從前一樣，她沒有被輪椅限制住，還是會做很多以前會做的事情。

和其他燒燙傷患者一樣，她也開始穿壓力衣。還沒穿上壓力衣之前，她聽傷友說會很不舒服，內心有點小恐懼，但一穿上去之後發現其實也還好，而且腳也比較不會麻了，那個瞬間她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有在進步。她說最近也換了新的壓力衣了，材質更軟更舒服，不適的感覺也減少更多了。




她的堅強與毅力，讓她能夠重新再站起來，也讓她的傷能在短時間內復原，回歸到一般生活，也許這場災難是她命中註定的劫，但幸好她一步一步挺過來了，並沒有因此就放棄自己的人生，反而更積極參與現在的生活。她身上每一道結痂的疤痕，都是名為勇敢的印記。

# 現在。

菀芸的生活已回歸正軌，和一般大學生並無差別，她並不覺得她和大家有哪裡不一樣，現在的她已經能像普通人一樣正常活動，雖然氣爆的後遺症，使她的左腳行動起來較為吃力，但她仍為了財金之夜積極夜練。甚至在復健全部結束之後，找了一份飲料店的打工。

▲圖為我與菀芸合照

A young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white baseball cap, a black jacket over a white t-shirt, and denim shorts, stands on a bridge. She is leaning against a white brick wall. The bridge has a complex steel structure with many beams. In the foreground, the back of another person wearing a white long-sleeved shirt and a plaid skirt is visible. The scene is outdoors during the day.

「當你經歷了一切折磨，就沒什麼好不勇敢的了。」

「終於要結束這個我人生中最悲慘的一年，什麼最糟的事都被我遇上，只相信一切都會否極泰來，新的一年不想給自己太多期許，只希望每天都能夠好好過日子，很籠統，但這是重生的人最實際的願望了。」

2017.12.30 許菀芸